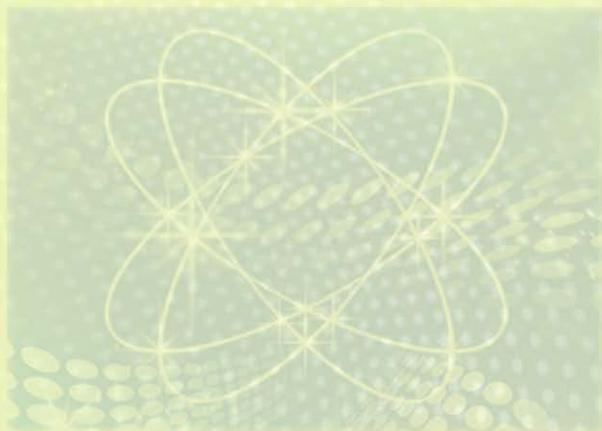


# 做梦的艺术



# 目 录

译 序 1

自 序 8

- 1 古典的巫士与“做梦” 13
- 2 做梦的第一道关口 26
- 3 做梦的第二道关口 37
- 4 集合点的定著 53
- 5 无机生物的世界 72
- 6 阴影的世界 89
- 7 蓝色斥候 106
- 8 做梦的第三道关口 116
- 9 新境界的探险 133
- 10 潜猎者的被潜猎 145
- 11 租借者 157
- 12 教堂中的女人 173
- 13 乘著意愿之翼飞翔 189

# 译 序

鲁 宓

卡罗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出生在南美洲，年幼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大学时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人类学系。进入研究所后，他的研究重心放在“美洲印第安文化药用植物”的主题上。

一九六〇年夏天，他在为论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在亚历桑那州边界沙漠小镇的巴士站，经朋友介绍而认识了一个近七十岁的亚奎族（Yaqui）老印第安人。这个老人的西班牙名字是望·马特斯（Juan Matus）。为了表示尊敬，卡斯塔尼达称他望先生（Don Juan），在本书中翻译为唐望。

其后卡斯塔尼达知道唐望本人在印第安文化中是担任巫医的角色，是药用植物的专家，卡斯塔尼达本著收集学术资料的初衷，开始经常去拜访唐望，唐望也乐于接待他。只是唐望对于卡斯塔尼达的学术研究毫无兴趣，反而时常带他去山中漫游闲谈，或教道他打猎的技巧。

卡斯塔尼达认识了唐望一年之后，在一九六一年的六月，唐望突然告诉卡斯塔尼达，他决定收卡斯塔尼达为巫术门徒。卡斯塔尼达为了完成论文，并没有认真看待唐望的决定，唐望也不在意卡斯塔尼达的敷衍。他引道卡斯塔尼达直接去体验印第安巫术中的药用植物，这些植物具有改变知觉状态的效果。

唐望半强迫性地提供给卡斯塔尼达许多神秘的经验与观念，这些观念

带给卡斯塔尼达的是困扰大于收获。但是本著学术研究的态度，卡斯塔尼达以人类学的理性观察方式，巨细无遗地记录下唐望传授的过程。

四年之后，一九六五年十月，由于唐望教道方式的怪异与猛烈，卡斯塔尼达中断了他的学习，之后有两年之久不再去见唐望。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他的论文，加州大学的学校出版社将之印刷成书，于一九六八年出版。这便是他的第一本书《唐望的教诲——亚奎文化的知识系统》（The TeaChing Of Don Jcan: A Yaqci Way Of Knowledge）。

如今看来，卡斯塔尼达的第一本书虽然生动有趣，但可说是完全未抓到唐望教诲的重点。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笔记的形式，直接呈现他与唐望的交往经过。他花费极多笔墨描写他在服用了知觉转变性植物后的怪异经验，详细生动到了琐碎的地步。第二部分是纯学术化的分析，他使用人类学刻板的分类归纳方式，来解释唐望知识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完全忽略了唐望使用药用植物来开启知觉层次的本意，读来令人不忍卒睹。奇怪的是，如此一本不见经传的学生论文，竟在当时的文化界中造成轰动，成为意想不到的畅销书。

事后分析起来，《唐望的教诲》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当时西方知识分子正开始怀疑、不满西方理性主义及科学思想的狭隘专制，而对理性思想之外的途径，如东方的玄学与宗教发生兴趣。而源于美洲印第安文化知觉转变性植物的所谓“迷幻文化”，也方兴未艾，知识分子正潜心于迷幻药物的实验，及寻找正确使用迷幻药物的途径。卡斯塔尼达的著作似乎正是期待中的答案。美国文化界突然发现就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隐藏著如此丰富而神秘的智慧。

卡斯塔尼达可算是歪打误撞地抓住了美国当时风潮的脉动。虽然从他日后的著作中可知，在唐望的知识中，知觉转变性（迷幻）植物的使用，是不得已而次要的手段。

中断了两年多之后，卡斯塔尼达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又去见了唐望。原本他只是想把他的书给唐望过目，但唐望毫无兴趣，对他的两年中断也毫不在意，于是卡斯塔尼达再次开始了他的学习。一九七一年时，他出版了

第二本书《解离的真实》(A Separate Reality)。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刻板的学术分析，以极客观的方式描写唐望的传授，及他内在的感受。

书中虽仍有使用知觉转变性植物的描述，但重点被放在一种巫术境界的尝试。唐望教道卡斯塔尼达觉察他必然会面对的死亡，及停顿内在对话的作法，来达到看见的境界。看见是对现实世界最直接的感知，一种超越言语理性的洞悉。

卡斯塔尼达在这里要明显地比第一本书时更进入情况，虽然他的理性思维总是会妨碍他对唐望知识的学习。他诚实地在书中描述了他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超乎现实的神秘时所必然产生的矛盾与挫败，并更进一步反省了他个人在心理上潜在的情绪困扰，使巫术的学习不仅是知觉的开启，也是个人心理状态的重整与健全。

出版了第二本书之后，他与唐望的学习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他终于能够不再需要药用植物，而能自行达成对世界知觉的改变。他并觉悟到，早在唐望收他为门徒之前，便已经向他示范了所有必要的步骤，使他能不依赖药用植物来扩大对世界的知觉。但是因为这些步骤包含了许多剧烈的人格改变要求，与他当初的研究主题无关，因此被他忽略了。他将这些最早期被忽略的笔记重新整理，然后加上他最近的心得，于一九七二年出版成书，这便是《伊斯特兰之旅》(Journey to Ixtlan, 国内曾译为《新世界之旅》)。

在这本书中，他承认自己以往的假设错误。以前他认为巫术世界的现实，只存在于被改变的知觉状态中，而不是真实的。此时他才明白唐望的观念，所谓真实的日常世界，或巫术的奇妙世界，都只是一种描述，一种我们不知不觉学习而来，并一直以思想加以维持的惯性反应。只有在停顿了一种惯性的描述之后，看见才会发生。知觉转变植物只是暂时打破对现实世界的执著，真正的改变要从基本的生活态度上入手才行。

《伊斯特兰之旅》所造成的影响，远超过他的前两本著作。原因可能是卡斯塔尼达终于摆脱了知觉转变植物的影响，使他的学习成为一次真正的性灵之旅。“时代周刊”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以封面专题的形式，报道了

卡斯塔尼达的故事，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讨论。

一九七四年，卡斯塔尼达出版了第四本著作《力量的传奇》（Tales of Power）。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将前三本书支离破碎的观念重整为一个清楚的体系。唐望在这里提供给他理性上的最后教诲，也就是他所谓的“巫士的解释”。唐望陪同卡斯塔尼达完成了门徒训练最后的一件任务后，终于离开了世界。

唐望不在后，卡斯塔尼达发现自己成了其他门徒的领道人。这些门徒似乎身负唐望离去前的指示，使领道他们成为卡斯塔尼达的一大挑战。他后来发现自己根本无能领道这些门徒，而他所遭受的挫败，其实是唐望事先安排好的学习历程。这整个经过便成为他的第五本书《巫士的传承》（The Second Ring of Power），出版于一九七七年。

四年后，一九八一年时，他继续出版《老鹰的赠予》（The Eagle's Gift），描述他与新一代的门徒交往学习的经过。在这些门徒剧烈的刺激挑战下，他达成了一项最为困难的巫术任务，他觉察唐望不仅是对他的理性实施教诲，同时也对他最深层的潜意识实施教诲。这些在他所谓“清明意识”（Heighted Awareness）中的教诲，并不存在于他的正常记忆中，只有当他真正做好准备后，这些教诲才会以类似梦境的形式重新出现。

一九八四年，他出版了《内在的火焰》（The Fire from Within），更完整地呈现了隐藏的回忆，同时以能量结构的形式，为唐望的巫术观念建立起更清楚的体系。

他在一九八七年与一九九三年出版了第八本及第九本的唐望故事，《寂静的力量》（The Power of Silence）及《做梦的艺术》（The Art of Dreaming）。不同于先前的著作，这两本书有著一种个别独立的完整性。《寂静的力量》是关于唐望本人师承的回溯。《做梦的艺术》是卡斯塔尼达首次以全书来探讨一个巫术主题，也就是“做梦”，以控制梦的训练使梦境成为另一种现实，进而达到打破现实描述的目标。

今日回顾起来，卡斯塔尼达三十馀年的巫术生涯，呈现了许多奇特的现象。他经验中的不可思议不用说，单就唐望这个人物是否真实存在，就

一直是许多学者争议的对象。但至今唐望的故事仍旧屹立不摇，虽然除了卡氏的书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唐望的存在。

卡斯塔尼达的写作风格也算是一个异数。他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只是一个处于非常状况中的人类学家，因此有义务加以记录报道，仅管情况显然时常超出他的了解或文字言语的极限。但不可否认的，他使用简单直朴的文字来描写不可思议的情境与发人深省的观念，具有一种慑人的气质，很难以一般文学创作的标准来衡量。

他在不同阶段的著作之间，观念由生涩渐至完整的转变过程，虽然常使读者困惑，但也呈现出他力求客观与诚实的学术训练。他自己承认：“我的书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过程报告，随著时间而越显清晰。”（见《寂静的力量》）因此他的书总是带著“未完结”的味道，既是卖关子，也是过程报告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卡斯塔尼达本人似乎严格遵守著唐望所阐释的观念，生活十分隐匿与不可捉摸。除了写作之外，他没有在盛名的环绕之下挟众造势或创教立宗，采访他的“时代周刊”记者甚至无法得到他的完整照片。虽然他在美国当代算是个地位奇特的神秘人物，但在他的书中，他永远是个不开窍的笨学生，受困于理性思维的执著，而无法自在地接受他巫术门徒的角色。

他的老师唐望，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人物。唐望本人似乎拥有著古老而失传的智慧，与超越现实的神奇力量，能随意表现违反理性解释的事迹。但这种效果的示范不是唐望知识的重点。唐望强调，世界本是奥妙无穷，人的知觉却受限于人类的作为与描述，因而对世界的奥妙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巫术是使人知觉自由与完整的追求，绝不是怪力乱神的迷信。卡斯塔尼达的经历也远较一般怪力乱神更为复杂深奥。

唐望完整地呈现出另一种现实。所谓的“巫术世界”给卡斯塔尼达见识，然后卡斯塔尼达才能够明白所谓的日常世界（理性思维）与巫术世界（直观意愿）都只是片面、不完整的描述。只有在明了其描述的本质之后，才能够统合两者，人的意识才能真正完整自由，知觉到无穷尽的世界奥妙。

卡斯塔尼达的著作，在某一方面正是担任著与唐望相同的角色，这些书详细地呈现给读者一个极真实的巫术世界描述，而不会落入形式化的窠臼中。不过，对于生活在工业化社会的现代人，要想体验书中的境界可能有所困难。但在另一方面，卡斯塔尼达书中的许多观念是充满积极性，使人心灵净化的古老智慧。若是剥除了与巫术有关的描述，卡斯塔尼达的学习历程，事实上是一种心理重建的过程，读者若是对他的巫术经验感到怀疑与迷惑，不妨以如此观点视之。毕竟，归根究底，巫术的本质正是以更开放的观点来看待自身心灵与世界的种种奇妙。



本书《做梦的艺术》(The Art of Dreaming) 是唐望的故事中最新的一本，出版于一九九四年初。就译者的比较，这是卡氏一系列唐望的故事中，内容最实际与范围最确定的书。

“梦的控制”这样的主题，早在他的第三本书中便已出现，在他其余书中也时常会回到这个题目上，不过多半是点到为止的描述。这次本书则对这个主题有极深的示范，算是卡氏经过了十馀年的学习后，终于能够有条理的加以掌握。

对唐望思想陌生的读者而言，其中某些章节的内容可能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单就以梦来做为心灵超越的一种手段而言，许多未受西方政治化宗教意识形态影响的原始神秘文化（姑且不称之为宗教），如澳洲大陆的原住民、北极爱斯基摩人、及美洲残存的印地安人，都视梦为打破现实，进入超现实的主要途径。而目前在许多西方科学先进的学术机构中，也有专门研究人类睡眠状态的梦实验室 (Dr. Smedley), 使用科学器材来辅助被实验对象达到所谓的清明梦 (Lucid Dreaming), 进而观察人们在此状态的脑波运作与生理反应，试图进一步了解人类心灵的奇妙。

而唐望与卡斯塔尼达所做的也就是如此。他们是以自身的知觉为对象，探讨人类心灵奥妙极限的伟大探险家。以神秘学的观点来看，梦的控

制与禅定观想等修持法门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梦是人类潜意识的直接投射，因此对于梦的控制，其内在意义便是达成一种理性与潜意识（非理性、超理性）的统合。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作法后面，牵涉到非常复杂的矛盾与对立。根据唐望的观念，唯有先在日常生活中达到某种程度的心灵平衡，没有压抑或内在的冲突，控制梦才成为可能。可以说，梦的控制就是心灵状态是否会清明坚实的直接证明。

生活在当前复杂的工业社会中，要想尝试做到书中境界，势必得从日常生活形态上做根本的检讨与改变才行。卡氏在书中所描述他的过程进展动辄以年计，可知其困难度。

坦白说，对于卡氏先前八本故事所架构出来的思想体系而言，本书所表达的只是其中单一项目技巧性的阐明罢了。虽然详尽，但可能失之狭义。若是想进一步认识印地安巫士文化中，抽象而不拘泥、单纯而又洒盖万物的精神，最好再去参阅其他的唐望故事，才能得到较完整的了解。

# 自序

卡罗斯·卡斯塔尼达

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我写了一系列的书，有关我事师于一个墨西哥亚奎族（YAQU）印第安巫士，做他门徒的经过。

这位巫士名叫望·马特斯（Juan Matus），我尊称他为唐望（注一）。在这些书中我解释说他传授我巫术，但这并不是我们日常世界中所了解的巫术，像用超自然能力去影响他人，或用咒语仪式召请精灵来行异迹。对唐望而言，巫术是对于自然及塑造这宇宙的知觉有著一种特别的了解，包括理论与实际上的应用。

照著唐望的建议，我避免使用 shamanism（注二）这个字来代表他的知识，虽然在人类学上这是适当的术语，我一直都用他自己所用的称呼：巫术（sorcery），然而经过考量，我发现称之为巫术只会使他在教道中所展现的神秘现象变得更为暧昧。

在人类学上，shamanism 是用来形容一种信仰系统，主要是亚洲北部的原居民，但也包括北美洲某些印第安部落。他们相信在我们四周存在著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充满著原始神灵的力量，有正也有邪，这些力量可以透过某些行术者而被召请控制，这些人是处于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媒介。

唐望的确是日常世界与那看不见的世界之间的媒介，他不称那世界为超自然，而称之为第二注意力（second attention），他身为老师的角色是使这种系统能被我掌握。我在先前的书中描述过他的方法，以及他要我练习

的巫术技巧，其中最重要的被他称为“做梦的艺术”。

唐望说我们所认为独一无二的世界，其实只是一连串世界中的一个，就像洋葱千层皮中的一层。他说虽然我们被强力制约成只能知觉目前这个世界，但我们仍有能力进入其他的世界，那是与我们自己的世界同样真实、独特、绝对，而且吸引人的世界。

唐望告诉我，要知觉这些其他的世界，我们不仅要有此意愿，还要有足够的能量抓住它们。这些世界的存在是恒久而独立于我们的知觉之外的，但能否进入这些世界完全决定于我们的能量状况。换句话说，正是由于这种能量状况的影响，使我们被迫接受这个日常世界是唯一可能的世界。

我们的能量状况是可改变的，唐望说远古时代的巫士发展出一套能量状况的练习，会增进我们的知觉，那些巫士把这种练习称为“做梦的艺术”。

经过这些年的学习，我现在明白唐望把“做梦”称为“通往永恒的入口”是最恰当的说法。但当时他如此说时，我向他表示这种隐喻对我没有意义。

“那么就不用隐喻，”他说，“我们可以说‘做梦’是巫士把平常的梦加以利用的实际方法。”

“平常的梦如何利用？”我问。

“我们总是被文字所误道，”他说，“以我为例，我的老师试图向我描述‘做梦’时，说这是巫士向世界道晚安的方式。当然，他这么说是为了能配合我的心智，我对你也是一样。”

在另一个场合唐望告诉我：“‘做梦’只能被体验，‘做梦’不只是有梦，也不是白日梦或胡思乱想。透过‘做梦’我们能知觉其他的世界，我们可以描述这些世界，虽然我们无法描述我们如何知觉它们。不过我们可以感觉‘做梦’如何打开那些世界，‘做梦’似乎是一种感知，一种身体中的思考过程，一种心灵中的感官。”

在他的教道过程中，唐望详细地解释“做梦”这门艺术中的原则、理

论及实际练习。他的教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做梦的程序，另一部分是对这些程序的纯粹抽象的解释。他的教道方法包括以做梦的抽象原则来吸引我理智上的兴趣，以及引道我从练习中满足这种兴趣。

我已经尽可能仔细地在其他书中描述了这些经过，我也描述了唐望为了教道我而使我进入的巫士世界。在巫士世界中的接触对我而言十分特殊，因为它完全发生在第二注意力之中，我在其中与十个女的和五个男的交往，他们都是唐望的同辈，另外还有四个年轻男人及四个年轻女人，是唐望的门徒。

就在我进入唐望的世界之后，他立刻召集了他的门徒们，他使我明白这些门徒组成一个传统的巫士团体，就像他自己的那一群，而我将来要领导他们。然而，经过交往后，他发现我与他所期待的有点出入。

他用巫士才能看到的能量配置关系来说明我的不同。我不像他一样拥有四个能量区域，我只有三个。他把如此的配置错认为是可以更正的缺陷，结果是我完全无法胜任接触及领导另外八个门徒的责任，唐望不得不另外组织一个能量配置与我相似的团体。

这些事件我都曾经详加描述，但我从未提及第二个门徒团体：唐望不准我如此做。他说那是完全属于我的领域，而我与他约定过只写有关他的领域的事，不是我的领域。

第二个门徒团体非常小，只有三个成员：一个做梦者，佛琳达·吉儿；一个潜猎者，塔夏莎·阿贝拉；一个女 nagual（注三），卡萝·提格。

我们之间的接触完全发生在第二注意力中，而在日常世界里，我们彼此根本不认识，但对唐望的关系则非常清楚。他费了极大的努力训练我们，然而，到了末期，唐望的时间接近终了时，他的离去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开始摧毁坚固的第二注意力，结果是我们的交往开始与正常世界重叠。于是我们见了面，却仿佛素昧平生似的。

在意识上，我们没有一个知道彼此在第二注意力中的密切关系。由于我们都在从事学术性研究，当我们发现彼此已经有过接触时，所受到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当然，理智上我们无法接受这是事实。但我们知道这完

全是在我们的经验之中。因此，我们只能战战兢兢地承认人类的心灵是远比我们日常或学术性的思维所相信的要更深奥复杂。

有一次我们一起请唐望来指点迷津。他说他有两种解释可选择，一种是照顾我们受伤的理性，把它包扎好。把第二注意力说成是一种虚幻的知觉状态，就像大象会飞一样，我们在那状态中所经验的只是催眠下的暗示。另一种解释则是巫士梦者所了解的，第二注意力是一种知觉的能量配置状况。

然而，在我试著达成做梦的过程时，第二注意力的界限并未改变，每次当我进入“做梦”时，我同时也进入了第二注意力，而从梦中醒来并不代表脱离了第二注意力。有许多年来我只记得些许做梦的经验，大部分的经验对我而言在能量上是我无法接触的。经过十五年不断的努力，从一九七三到一九八八，我才储存足够的能量来重新安排我脑海中的记忆，那时我才记得了一连串有顺序的“做梦”经验，我终于能够填补一些似乎遗失的记忆。在这种状况下，我捕捉到唐望对于“做梦”的传授中的连贯性。由于他使我穿梭于日常知觉与第二注意力的知觉之间，以致于这种连贯性原本对我而言一直是陌生的，这本书便是经过这种重新安排记忆之后的结果。

由于我拥有唐望对于做梦艺术的大部分知识，我想要在下一本书中描述他的最后四个门徒的状况与心态。这四个门徒也就是佛琳达·吉儿、塔夏莎·阿贝拉、卡萝·提格及我自己。但在我描述说明唐望的教道对我们的影响时，我必须要以我目前的领悟，回顾唐望在做梦的传授上我以前所无力触及的部分。

然而这本书的最终意义是卡萝·提格所建议的。她相信对唐望所赠予我们的世界加以解释，是我们对他所能表达的最深感激，和对他的追寻所能做出的最大奉献。

注一：唐望（Don Juan）是西班牙文“望先生”的音译。Juan 是非常普通的西班牙姓，就如同英文中的约翰（John）一样。

注二：Shaman 乃巫医、药师之义。

注三：nagual 是西班牙文，音近似“那瓜”，在南美神话中的解释是某种具有神秘力量的精灵或守护神，多半令人畏惧。在此处有双重意义，在抽象上象征力量、真理、最终的不可知，而在具象上则代表巫上团体的领道者。为了避免以词限意，原书作者保留其西班牙原文不加英译，译者在此也尊重原书精神，不加以中译或音译。

# 1 古典的巫士与“做梦”

唐望曾一再强调，所有他传授给我的都是由他称为古典的巫士所发展出来的，他明确地表示古典的巫士与现代的巫士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他所谓的古典巫士是指生活在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之前几千年的人，这些人的伟大成就是他们建立了巫术的架构，强调实际与牢固，他认为这些人极杰出但缺乏智慧。相反的，唐望所谓的现代巫士，则拥有清晰的心智，在必要时有能力修正巫术的路线。

在一次谈话中，唐望说为了能明白“梦者”与“做梦”所处的位置，我们必须先了解现代巫士为了把巫术从牢固转向为抽象所做的努力。

“你所谓的牢固是什么？”我问。

“巫术的应用部分。”他说，“一种心灵对于应用及技巧上的执迷，追逐对他人不必要的影响和控制，这些都是属于过去巫士的范围。”

“你所谓的抽象是什么？”

“对自由的追寻。知觉上的自由，没有执迷，达到最大的可能。现代巫士追求抽象是因为他们追求自由，他们对实际的利益毫无兴趣，他们也没有被社会所需的功能，不像过去的巫士，你绝对不会见到什么专业的巫士或什么部落专属的巫士。”

“你的意思是，过去对现代的巫士没有任何价值？”

“当然有价值，我们所不喜欢的是过去的气氛，我个人很讨厌心智上的黑暗及僵化，我喜欢思想上的深奥无限。然而，不管我喜欢与否，我必须给古典巫士应得的肯定，因为是他们首先发现及实行我们今天所知的一切。”

唐望说他们最重要的成就是知觉到事物的能量本质，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成了巫术的基本前提。现在，巫上经过毕生的纪律与训练，能够得到知觉事物本质的能力，他们将这种能力称为看见。

“能够知觉事物的能量本质是什么意思？”有次我问唐望。

“这表示你能直接知觉到能量。”他回答，“能够分离知觉的社会化部分，便可以知觉到一切事物的根本。我们所知觉的一切都是能量，但由于我们无法直接知觉能量，使我们的知觉定型配合一种模式，而这个模式便是知觉的社会化部分，这是你必须分离的。”

“为什么我必须分离它？”

“因为它故意缩减我们的知觉，使我们相信我们知觉所处的这个模式便是一切，我相信现在如果你想生存，你的知觉必须要从它的社会化根本上有所改变。”

“确信这个世界是由固体的事物所构成的，我称之为社会化根本。因为所有的人都用极大的努力来使我们如此地知觉世界。”

“那么我们该如何知觉世界呢？”

“一切都是能量，整个宇宙都是能量。我们的知觉社会化根本，应是确信能量就是一切，应尽量将能量知觉为能量，那么我们便随时都有两种知觉可选择。”

“有没有可能训练人这么做？”我问。

唐望说这正是他对我及其他门徒的作法，他在传授我们一种新的知觉方式。首先，他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知觉是遵循一种固定模式，其次是强迫我们直接去知觉能量，他保证这方法非常类似当初别人教我们知觉日常世界的作法。

唐望认为，当我们明白我们是从祖先身上毫无质疑地继承了这种固定

模式的知觉后，这种社会化模式便失去了力量。

“把世界知觉成由有益或有害的坚固物体所构成的，对我们的祖先们的生存一定非常重要。”唐望说，“长久以来如此知觉事物，我们便被迫相信这世界是由物体所构成。”

“我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知觉世界。”我说，“毫无疑问这是物体的世界，要证明这点，我们只需撞上它们便知道。”

“当然这是物体的世界，我们不是在争论这个。”

“那你是在说什么？”

“我是说这世界先是能量的世界，然后才是物体的世界。所以，如果我们不从这世界是能量的前提开始，我们便永远无法直接知觉能量，我们总是会停留在你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感官上的确信：物体是坚硬的。”

他的论点在我听来是完全的神秘，当时我的心智完全拒绝以其他方式来了解世界，只坚持我所熟悉的。唐望所努力说明的论点对我而言是如此的不著边际，我既无法接受，也无法拒绝。

“我们的知觉方式是弱肉强食的方式，”他有一次对我说，…这种方式对于辨认及评估食物及危险很有效，但这不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唯一知觉方式。还有另一种模式，那正是我要使你熟悉的模式，也就是直接去知觉事物的本质，能量本身。”

“知觉事物的本质能使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更刺激、更复杂的描述，来了解和评估这个世界。一这是唐望的主张，而他所谓更复杂的描述是他从他的前辈身上学到的，这些描述能与巫术的真实呼应，但在日常世界中没有理性的基础与关连。不过对于能知觉能量本质的巫士而言，这些描述是可以自证的真理。

对于这样的巫士，巫术中最有意义的行动是去看见宇宙的本质。唐望认为古典巫士，也就是首先看见宇宙本质的人，他们的描述最完美。他们说宇宙的本质就像无数闪亮的白丝由各种方向射入永恒，这些明亮的纤维本身是一种知觉，是人类的心灵所无法了解的。

看见了宇宙的本质之后，古典巫士继续去看见人类的能量本质，唐望